朝鮮歸好餘錄

石幡貞著

二 三

穆如清風

前光

藤原前光



東萊府圖

白雲繞白
去旋來
雨後峰巒
環水灘
以蹤湯溪
佳如畫
重樓隱見
是東萊

客樓居士 節



卷中倡和諸什。伯壎仲篪。才力相當。而兩情和協。其贊成公務。想應非尠少。引中所謂文雅之益世者如此。

朝鮮
歸好餘錄卷之二

東嶽石幡貞著

東萊贈答

明治九年十一月十日。余奉命駐劄朝鮮國釜山港。時照約條。新置管理官。近藤眞鋤君號訥堂任焉。以十五日俱發。抵橫濱。駕汽船東京號。午後六時起錨。先是大丞花房君號眠雲亦奉命赴朝鮮。先發。約相會于神戶。十七日抵神戶。其翌起錨。十九日午前七時抵馬關。停船三時。時司法卿赴長州。治前原一誠獄。偶同船。至此上陸。廿日午前五時至長崎。即夜十二時轉乘浪花號。廿一日午前

八時三十分至五島福江。午後五時四十五分起錨。廿二日午後五時三十分至對州嚴原。廿四日午前六時起錨。午後四時達釜山港。十二月某日管理官與東萊府伯。會於秋梧軒。在東萊府公事之餘。談偶及韻事。十七日。府伯贈一律曰。東京消息錦帆船。萬里隣壤接海天。奉使夜深兄弟國。守城誼篤主賓筵。心存和靄同春腝。事欲公淸似月圓。繩墨不拘殊俗地。推移物態莫相牽。先是議遊步期程測量曲直。議久不相恊。十二月十三日。聽其請。沿路引繩量之。而非修好條規所揭直徑也。因卽日抵釜山永嘉臺。駁議移

刻。又不協。乃有此詩寄來。其繩墨相牽之字。想用意尤深。夫假韻事要濟其事。投機結歡以歸公好。即文雅之益世者。此編皆當時唱和贈答文字。雖出於公餘匆卒。亦足以見革往時変際面目以言歸好。故先揭原詩。繼及次韻三首。昭其始也。府伯姓洪。名祐昌。官爲禮曹叅判。

浦上恬波峽口船。布帆相映白鷗天。一朝練武堂中約。兩國永嘉臺裏筵。変如蘭酳香愈遠。心似荷珠碎却圓。若克公明圖遠大。古來何怪世名牽。練武堂在江華府。爲兩國大臣會同鈴印約書之處。

沙際浮鷗伴釣船。欄前一碧水浮天。此非星使尊俎席。
有似風人詩酒筵。逐鹿比隣舊相角。破瓠宇内今爲圓。
索居他日隔蜒海。物外幽情遠夢牽。
何日萬檣泊賈船。長巒廻匝釜山天。百年帶礪通交國。
千里葦航隨喜筵。語有象胥或圭角。情無畛域互團圓。
吾儕愧竟乏仙骨。未免這邊塵務牽。

洪小芸再疊前韻寄贈 十二月廿五日

自是行裝似泛船。烟雲相接海東天。追隨名謝孤城
路。欵曲賓軒兩國筵。詩格已欣心共淡。交情自許事
皆圓。古來千里多知遇。何限人間夢相牽。

與洪小芸 明治十年一月三日

四序肇端。鳳曆開祚。伏惟道候萬祉。但貴國不得同是慶。甚爲遺憾。僕材慙樗櫪。幸見高明齒錄。數辱佳什。感愧益甚。爾後德宇如何。久欠詢候。自貽伊阻。小詩一首呈覽。詞極滓窳。幸惟鼎教。臨楮曷勝懇企之至。敬具。

天路塵消萬物熙。授時雖異意何差。雁書傳信詞常誦。
鳳曆迎新梅未知。遺世陶琴從客鼓。行春謝屐與誰期。
古來能治勞偏逸。日後豳風當有詩。

洪小芸答書 一月七日

近寒折綿。懷想深均料表。公劄忽至。忙手擎玩。仍驗

與處錦安。僕長時唫病而已。瑣什何其盛也。莊誦慶遭。自不覺口吻生香。以若拙手。今茲芟呈。不戩。

吉氣千門總洽熙。兩京春信却參差。思鄉應返新年夢。爲客翻多舊日知。花似良儔將見到。琴逢高士每留期。他時如隔天涯遠。萬里關情在此詩。

二月十六日與洪小芸（二月十三日。即爲朝鮮曆正月元日。故有此寄。）

歲寒嚴哉。筆墨皆凍。緬懷比來諸況如何。頃屬紛冗。久欠存問。時引領悵然。貴國元正開祚。既在曩日。遠當頌福履。以事之殷。遷延至今。亦有不敢專也。小詩寄上。聊表賀意。知公澹甚。然見羇人徒自作若壯語。以壓旅憂。

則開口大笑也草防不盡。

幾度異邦愆遠期。聞他節物有餘思。酒壺長貯乾坤大。
詩筆要同日月遲。紅縷春盤促花信。錦心繡口寓瑰詞。
覊人唯與東風約。一朶寒梅聊擧卮。

與誰談行。用清國馮子良流民歎韻。贈東萊府伯洪
祐昌。爲二月十三日。時地方饑民流離困頓。入我居留地者。不知日幾百人。救恤不給。道殣相望。爲是慘然。乃作此詩諷之。亦終屬閒語。噫。

手脚凍皴與誰談。襤縷百結且引男。乞食東西氣先餒。
黔黑猶若鬼面藍。哀鳴求粒雪中雀。饑臥苦寒霜後蠶。
眼見枯瘠行就死。世何爲者淫樂耽。嗚乎飢民飢至此。

情深意厚一字一珠非留心世務者斷不能作此
嶺南潘任邦拜讀

無是亢旱田絶水天降鞠凶非得已無賴炎魃虐千里
夜風透骨極嚴苛唇焦肌栗言語訛轉壑在近皮骨落
可憐纍々餓莩多我見饑民甚悽惻澹災莫繼古王迹
交好幸成兄弟情互相補給憑書尺千里溟海風雲黑
巨濤撼山淫日色此間輪船凌空來粒米萬斛指顧得
君如有意勿躊躇大計何暇較得失約在盟府如皦日

洪小芸和韻詩 三月
六日

哀哉顑頷不忍談背旃手瓢誰家男化飯門外來膜
拜合掌有如禮伽藍洞庭木落嗷霜鴈翰海風寒縮
氷蠶御厨減膳官捐廩恤隱何敢遊觀耽稅鐲禁弛

美則歸上。過則自引。極爲得體。

無彼此。恩波沛溢西河水。守臣愧乏對揚策。可憐皆竄離田里。黑帝逞威怒號苛。願吹暖律回南訛。納民溝中誰責任。自知距心失伍多。一天彜性同隱惻。禪寰無外神禹迹。舊好新盟永無斁。載書明白遵繩尺。大瀛淼滯天地黑。蜒雲鰐霧慘暮色。壯哉龍驤萬斛舉。感荷即當辭不得。竭人之歡古有戒。但願交好無相失。丈夫心事如天日。

洪小芸所寄 同前

鍾琴徐榻每相期。地邇人遐幾夢思。山郭日沈紅寂歷。海門潮落碧依遲。縱橫上下談千古。畢竟商量得

一詞。莫道後園春尚早。知應花發共深巵。

與洪小芸 四月四日

外間忽傳貴下數日病臥在告。未審起居今佳否。未曾一字奉慰。極屬簡慢。歲饑人豪。塵務蝟雜。想亦過勞也。前時見賡和長篇。洋々盈耳。若入郇廚飽五鼎。無所不有。使彼浪蹌饑民見之。又將厭飫。僕羇旅幽憂。但頃漸自悟。清虛遣煩。或時披卷。至言躍出。心樂焉。憂喜浮幻。己饑方食。未飽方止。髯蘇衛生之經。不外于此。聊爲貴下誦焉。且當悶姑出遊。橋木其形。死灰爲心。俛仰陳迹。是雖有似方士養練。私甚爲適。故又此奉廣。所得蕪韵

一首。寓向往殷念。事少睡足之日。輾然藉發一笑矣。和氣漸扇。麴塵柳裊。霞紅桃夭。雲後曳杖放脚。從綠楊洗兵之間。曠然天眞。不知遠近。其果在何時乎。惟萬々爲國自愛。別幅花露一瓶。用注髮膚極快。今聊奉呈。敬具」

一日三秋思鬱紆。賢勞驚聽致淸矍。使君持節南民活。客土携家遠賈愉。傾蓋風流盟久冷。炊粱春夢樂常孤。披情爲問東楹下。寒勸晩梅花有無。

洪小芸答書 三月十五日

阻懷黯然。翹首依窗際。瓊函忽墜。玉友伴至。恍惚如入波斯而飮露也。滿幅淋漓。情欵益溢。不能釋手。詠

洪詩難得此

讀荷誦。第當此花暑。惱人羇愁幽想。亦可拱認。何嘗不頻々于心。僕一病踰旬。尚未淸蘇。至於民憂接濟。公務叢脞。自入春來。日復煩惱。不知良辰之爲何。役役乎今尚未圖欣然一握。塵累之及。有負故人實多。旣悵且恨。惠韵忘拙和呈。幸賜斤正。餘不戩。

綠楊城外路縈紆。病起還同老鶴臞。一燕生涯如客苦。百花消息使人愉。訥軒鍊字情猶密。東嶽揮毫意不孤。遠々寄來甘露水。旅懷從此斷然無。

洪小芸寄詩 四月十三日

東風無力燕參差。夢罷高樓玩物華。犬吠鳴鷄千萬

清鬯。

戶。花明柳暗兩三家。踏來青草春痕軟。坐到斜陽酒味佳。山雨初晴天氣好。意中雲樹悵人遐。

與洪小芸 四月十六日

和暢天氣。愼不可虛擲。大塊假我。以濟勝之具。如曠一日。終生不復來矣。是地綠灣青嶂。古松修竹。皆欲迓駕揚輝。況花木繡錯。粧點其間。現出一段光景。館庭晩櫻。亦漸點微紅。有如美人嬌羞相待者。忽接高樓玩物華之章。朗誦數囘。室邇人遠。悵恨無已。所以我訥軒氏昨日折柬爲請。不知見許否。對花爲文字飲。人生之至樂。文章如金玉珠具。國殊愛同。每一篇見娛。覺寢食有味。

想貴下亦畧同此感。但粃糠與珠玉異。儻或有時飽濃思淡。亦在所不棄。玆復聊和呈報復。不旣。

雲樹想望情不差。彩箋幾度寄詞華。窓駒倏過客三月。芳事猶供詩百家。世故羈牽無日已。天和放養此時佳。誰言玉帛春如海。遊跡期君及邇遐。

洪小芸答書 四月廿二日

獨倚曲欄。偶見庭花一樹。忽有書氣詩香。乃故人賜也。忙披詠讀。依然合簪於芳園紅綠之中。且辛勤情緒。蘊藉雅意。不覺愁顏回愉。竊欲奮然如翔握手把袂。奚但故人之向我欵々。此心之慥々。寶有謀焉。倘

既爲官府拘。
又有民事之
急。哀情可憫。

可忖度。而奈此千百塵累。遽爲造物之猜戲。雖咫尺林麓。尙不能放杖一踐苑陶貿海。豈勝千猿萬馬有時跳躍而鴈鶩抱案。每至日之將西。鈴索不定。庭外喧聒。此猶餘事。每一月屢千民之幾次賙賑。備盡方署。心神俱惱。若恫在己。而多慘惻之情界。則土主之佳辰取趣。非但有碍於人眼。亦多自愧於心君。雖吳楚江南。其不能暢敍。而愁鬱則雖强一日之暇。抑有何安心敍懷耶。可惜光陰不留。良辰虛度。而次第之別樣花卉。當有春外之春。佇待民情回春。此心亦春。則何時不和氣春風耶。以今日孤負之心。當有和會

此東自私交入公交假小物譬大義婉曲懇到鮮人雖頑矣能不感動。

之期。唯是企望。亦賜曲恕焉。不備謝例。

與洪小芸 賣淫發覺以來。互有違諍交道爲硬。故予私與是書。由中品節。時五月廿七日也。賣淫事。載于釜山百錄中。

官海風波。詞林爲榛。鬪訟簡牘。曾絶雅音。品制持議。有望歡洽。若其覘俗齊政。洞弊酌治。即老生常談。樂友信道。魚經蟹思。亦可以資彥會。前日秋梧軒拜晤。藹如其容。情瀾不竭。只恨公座不遑盡私欵。況天靳良緣。悾惚奉別。丰姿縹渺。至今不離目想。何使弟銜結靡已一至於此乎。夙契之深。自成水乳之合。即欲修書輸寫是心。忽遭民物致擾。有意不果。益增愧歉。樂只君子。終不可

諼。其與人無畛域。豁然公明。行方氣和。古之論交。豈過于此。貴下即其人也。弟於貴下。所切望在此。獨奈近日兩國公議之未和協。若與私交相懸隔然。夫自疎而親而密。不設崖岸。磨勵相益。友道如是。勿論公私。己。我兩國議論之多。職由情意未洽。誠使其藹然諄然。俱坐春風。何須口角勃窣。兩國交際。由是而密。兩民公益由是而興。貴下其亦必知之矣。則憧々往來。爲之首倡者誰。首倡之不勤。咎率下之無効可乎。僕亦退省自愧耳。近得一詩。今敢博粲。中川即居留地一水。頃浚疏漸成。夜深。思人之際。鳴蛙閣々。淸幽可愛。剪燭共聽之。在何日。

口角含糊。特
覺不了了。蓋
爲前束說明。
心屈辭愧故
爾。

乎。蠢爾小蟲無擇官私有感不尠。臨緘不堪翹注。餘懷

不一。

中川聞蛙詩。載在釜山百詠中

洪小芸贈書 五月三十一日

來守是府。前我幾人。而適丁交好復修。得與訥軒公及貴下。靈犀照心。欵好之契。雖更分於萬里之外。當寄書遠鴈。情有所不能已者。其往來彌襟之懷。想爲一般。是實貫我今行之始有也。各在一方以生世。井觀兩界交道。有此迴別。乃不易得之奇遇也。可以有言於遺後年譜。貴下豈獨不然乎。常所譜眷。不在於頻數合席。而及其逢筵。禮情有殊。亦不能懈怠無間。

詩亦含糊

每有含悵甚多。亦應同此心也。向日公幹。特出於事體往復云云。各其主見說去。在所不得已。此何有干於私乎。所以齎牘一陳於訥軒公。庶式傍照深恕。而倘謂我認有圭角而然乎。豈有是也。意外之事。例不免論勘。今將浩然。以私爲幸。而從此悵惘日切。圖有因公一會。共叙別懷。此在於訥軒公周念厚誼。公亦勉之哉。博粲一絕。自不覺玩味諷詠。茲又和呈。不備。

故人消息綠陰時。剩着藻華意外奇。若聽鳴蛙深有解。其聲猶恐負公私。

洪小芸贈書 六月十五日

公庭深邃。竹陰掃地。小立曲欄。政切懷人。恭請榮衛玉護。海光入簾。白鳥時翻。惹接詩思。所得幾何。詹日抵年。把甚消受。秖勞欸詠。而常恨身同病鶴。尚遲攜琴相逕。有負故人多矣。惟日吟悵爲探。暑抱不備。

與洪祐昌贈米利堅志書 六月十八日

一地球上。洲以五分。國以百數。其間甲仆乙起。朝執牛耳。夕褁馬革。竭畢生之力。爭雄霸於一方。終不能令之同車書。自天觀之。何異群兒擾々竹馬相競。蓋姬周之末。王室式微。而名分自在。鼎之輕重。未易遽問。今則不然。彼宇內碁峙星散之邦。無所統一。且汽船電機。千里

瞬息。出沒偵報。全地球猶比鄰。誰曰風馬牛不相及。顧亦不察焉耳。然彼人也。我人也。稟生既同。嗜好無異。強稱華夷。豈亦禽獸。況若歐羅巴。米利堅。以文明著稱於世。其制度文物。縱令有各殊。要期公明富強。故其徒恐之。既輸一籌。而終遠之。亦違天理。達觀遠猷。存乎其人。則廣察列國隆替。深知各土人情。未雨綢繆。豈敢言不然。今以友人所譯述米利堅志一部贈焉。以爲桑土乎。以爲牖戶乎。披讀一過。破午睡亦可。初米使伯理之來我邦也。或有慷慨憤激。盛倡膺懲者。既而與之和親盟約。昔之所夷狄視。今則爲友邦。亦時勢之變。而世運開

化之效居多。爾來與西土各邦。訂盟往來。故書籍之流傳。亦不爲尠。英國之兵制。佛國之法律。魯米之工業物產。咀華含英。取其所長以利我用。如斯編固緒餘耳。但譯書之爲體。概皆係國文。貴國人未諳我邦語。故姑贈以斯編。竊謂邈矣同天同地之邦。豈無彼我忘形。爭奪永息。而友愛親密之時乎。若然則向之恐而備之。疑而遠之者。早晩爲兄弟。回憶前數年之事。亦只爲一笑資耳。智者察物。故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於雲觀間。於魚觀自得。則貴下於斯編。亦如何觀之乎。達觀遠猷。自應有在焉。妄言及此。妄聽爲可。他時會遇。當付一笑也。

自畫綠陰清暑圖便面。贈洪小芸。

山雨朝來涼似秋。石泉高挾斷雲流。水禽驚起捲簾處。
更寫故人向竹樓。

洪小芸答書 六月二十二日

擎讀高文一回。且奉二册不待披閱。可驗天下各國人物風土文明才華。各有參聞艷稱。而蓋人之禀得於天者。俗則雖殊。性何有異。顧以海隅偏邦。所見不能曠志於山之泰。於水之黃河。士人之歐陽。皆古之文章。惟能見之。今人所不能矣。及玩淋々華牋。可認踈襟曠覽之趣。藻語璀燦。既受珍重。好箋一面。詩畫

眞情實況。人人意中事。

注情。可謂故人清風。尤感々。續呈一律。以備斤正。

剡藤洪竹剪裁初。較勝團紈任卷舒。展錦不煩仙史畫。揮毫何待右軍書。樓塵斜日飄搖外。林暑清風颯爽餘。愛把深情長在手。秋來何忍棄相疎。

與洪小芸 七月二日以公事到東萊。其翌贈此書。

昨承怡顏。雅愛殊深。勒在寸衷。旬日不相見。輙爲感。及相見。莫有大快樂。尋又懷想。何其如是。不自知其說也。昨雨餘。沿途景象。青黄相接。竈烟漲野。紺碧山水。髣髴乎豳風圖。皆足慰客懷。忽如有所得。欲持告故人。我忘吾言。今聊錄二十八字爲報。不戩。

一雨青黃村野晴。秧針縫了水田平。簫韶不換太平樂。打麥聲中到府城。

洪小芸答書 七月六日

雖鎮日傾盖。未盡攄懷。而逢時每遲。別處輙忽然。至伊悵。回首黯然。只覺人情之無窮。即者惠函兼以瓊韻。如復見故人。在座穩展。而觸目時物。寓懷入詠。可知騷人記行之蹟。還復艷歎。僕承召銀臺。梧秋之望可以浩然。而雖男兒輕別。至於吾人天涯會心。一朝分手。其悵緒倘復如何。偶題一句。今日始逢天下士。百年長作夢中人也。此豈非恨事耶。和呈二十八字。

亦情摯之語

回憶一段。尤親切。

臨書隨題。何論巧拙也。及時宜雨亦宜晴。但願年豐樂太平。懷保民憂餘庇念。忝恩百里愧金城。姑丙不備。

與洪小芸 七月十五日

承示。梧秋之望將浩然。何其瓜期迫促也。因妄自謂。始知如此。則孰若不相見之爲勝。既相見矣。孰若汎交澹泊。如途之人相逢。而今皆不能然。神韻投合。一日千秋。咫尺萊釜之間。猶恨不邉欵曲。況他日參商。山阻海隔。雁魚信絶。縱令因當時唱和零篇。攪起一念。亦既晚矣。回憶貴下昨年來。恪恭盡職。交隣有禮。不幸遭歲凶歉。

覼縷一至此。

納約自牖

民弊俗悍。而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彼部民之賑賙。與內外案牘。躬親當之。所謂若恫在己。惓々盡心。則弟之惜別。雖極切。孰若撫字肉骨之繾綣哉。來書以天下士目弟。不敢當。百年長作夢中人者。宜出于弟。而見先及也。然今時與昔日異。兩國交好金石不刊。男兒桑蓬。亦不宜畵海內外。況縮地晤言。旦暮相遇。自有其具。安知他時貴國議及汽船電機。擧趾則輙得能相見。不如我邦今日與西洋諸國交際哉。然此屬一時放言曠懷耳。但所甚樂聞者。前日貴下之話。有要購一汽船之事。寔當寔善。果有此一擧。洵爲通濟情誼表章親睦之媒。內之、

可穀粟互移賑濟。外之可使价送迎無虞。而僕與貴下。一朝握別。不復憂室邇人遠。不亦善哉。不亦快哉。新伯莅任在何日。想其人與德必偉。恨僕之在此地。亦將不久。能得如與貴下唱酬否。前日贍我訥軒氏瓊韻。極爲合作。僕亦忘拙和呈。語不盡意。其懷保民憂。一絶以慈愍。勝何容論巧拙。餘他日面悉。臨書悵然。匆々不盡。

報道孤鴻指廓寥。漢江木覓夢魂遙。東情殊域感君渥。鄙吝連牀覺我消。八道京畿銓殿最。多年南海卓風標。却餘一簣讓新尹。何事故人歸本朝。結末指遊歩期程事。原詩曰。鈴閣深深守寂寥。故人書自白雲遙。百年如水中流過。一日開樽萬慮消。點檢去來關己設。較量長短界無標。我應解紱崇

恩重。更以何辭答聖朝。

洪小芸答書 七月廿日

滿紙辭教。先獲我志。更有何架疊贅陳。而蓬桑之志。雖是男兒之事。天涯參商。何幸共會于玆。一日奉袂之後。襟期輙許。實由訥軒公與詞伯之耿介雅操。可以傾遠人之心。非余庸愚之所可承容而自語於心曰。未知隣邦知遇古或有之。而其眷々敬愛同余者。抑有幾人。欸然之摯。果非溢辭過語。詞伯之心。以爲如何。一葦萬頃。層波接天。浩々茫々。莫知端倪。縱云萬里咫尺信息甚邇。山複海重。夢魂亦勞。但貴蓋之

方留館中。稍慰去者之心。若當星軺回旋之時。則雖在千里鳳城。尤不禁悵々然、莫之爲懷。惟冀奉職珍重。其久莅止。顧以不佞。有何小補於對揚。而新伯之清儀。亦素有稱。安知不変好之誼、尤篤於舊緣耶。要購一汽船之事。非不爲好。何有如此方略。只閒話漫說也。故人提語。亦係關情。還復知感。告別之後。從茲替探之道。惟在錦箋一片。滿腔心緒不知所云。惠詩和呈。哂收如何。多少留念。更陳不備。

冲漠神精境亦寥。商量恨事兩相遙。驛程流悵孤琴載。海郭牽愁遠遂消。何日天涯論宿契。長年洛北憶

照顧妙

清標。行旋雖喜鄉園去。可耐深樽送別朝。

送東萊府伯洪祐昌任滿歸京序

京爲八道中央。政令所出。衣冠文物之盛。雖我不得而悉之。於山觀三角圓嶠木覓。於殿堂衙署。觀勤政禮曹司譯。於人則見申金尹趙諸大官。其材德忠信瑰奇特絶之操。雖亦不得而悉之。望見其爲人。清國毛董李文莫過焉。洪君小芸京人也。在南邊方伯之任數年。有治聲。與之交。久而益親。其待物泱々。胸蓄漢江。接人温藉。德含圓嶠。文辭森嚴。攀三角之嶔巘。處事重厚。擬木覓之深奥。蓋黃允吉申叔舟之遺愛。求之清國。恐不易得。

因憶余之曾泝江睨河。挾泰山而至北京也。接當世人物。亦不爲少。以謂凡天下之事。容易可爲。海外之人。豈不可得而親之。則若我洪君。今一朝爲知己。推而言之。縱令其人在天涯地角。亦是旦暮遇之。然安知旦暮遇之。即所以多別離。而於此別也。余尤難爲情。何也。昨年二月我兩國條約新成。朝廷派遣管理官。照新革舊。凡舊例之有礙於交誼者。罷革殆盡。而遊步期程一事。至今縲墨相持。嗚乎我之於清國。比之貴國。交際日淺。而清國許我之行步。十三省中莫不可往之地。則此議早晩有所歸。而余與管理官。尤痛惜之。幸爲兩國朝廷深

七八清新

慮焉。京城自有人矣。必不使毛董擅名於清國也。洪君其勉旃。予深恨遭遇之不易。於是乎言。

八月十四日。東萊秋梧軒。會晤洪小芸叙別。小芸出示此詩。題曰奉贈訥軒東嶽兩先生。

悵緒無言共不禁。陽關欲別奈如今。深燈應積三宵夢。孤月長懸萬里心。客路將歸方駐馬。邊樓旋上鼙携琴。黄花他日登高處。緬憶伊人獨我吟。

與君此別更難期。各在天涯海色遲。遠信須憑新別鴈。深情惟讀舊藏詩。洛城風雨空相憶。蓬館煙雲捴不知。驛樹斜陽人欲去。蟬聲惆悵亂鳴時。

逢別人間任轉蓬。曾無期會自西東。百年那得襟懷近。兩載猶難氣味同。餞酒臨筵留舊雨。行旋出廓値秋風。南天如海雲歸處。回首茫然意不窮。

使事蓬瀛我有賓。南來奇遇見斯人。百年誼厚猶同域。萬里情深恰比鄰。悵矣那堪仍遠別。泛然奚道但相親。遲々去路靑山側。漫送歸雲望眼頻。

次洪小芸留別韻

惘然別意不能禁。倏忽居諸輒作今。今後葦航空屈指。從前書牘共傾心。天縱宿契還分袂。人莫知音擬破琴。此去沿途禾正熟。採風寄贈擊壤吟。

無由一別間前期。離恨綿々眠獨遲。鏡月留看塵外意。
錦楓併照袖中詩。遠官惠愛動方見。久別團欒喜可知。
邊海多年鬢髮白。更餘忠赤答明時。

恰是秋風萬里蓬。連鑣無路遂西東。偏欣今日兩情熟。
忽恨當初一笑同。遠客來沾祿袍淚。故人行逐鯉魚風。
異時殊域天涯邈。蜒海蒼茫欲不窮。

客中送客主耶賓。奇遇還爲惜別人。膠柱時離琹少韻。
開窓長與月爲鄰。風萍浪迹動而合。魚水交情淡以親。
此意無忘其室邇。寄書望勿厭頻々。

洪小芸贈書

夜來秋天如水。仰惟旋駕一穩。起居益旺。即昨奉乃
別懷也。至悵変摯。男兒亦將老。可此間奚何以黯然
想望為語也。面茲未滿一旬矣。發行之前猶可寬慰
耳。為探。不備。別副白細紙三束。粉紙五軸。

答洪小芸 八月十八日

頃日作文書。筆墨濕濡。即知丈夫之淚。亦有時灑於別
離矣。前者秋梧軒握敘。猶有餘情未盡。今承發行之前。
有可寬慰。望外之幸。天緣不佻矣。佇以待。菲薄三品。非
敢為贐。聊以謝答。臨復悵然久之。不備。

計開

紋紙五十枚。扇二握。烟袋一個。

洪小芸使其屬五衛將金九植。代告別書。

向日枉別。至今至感。而承委訊。伴以三種惠贐。何情眷之至此也。擬即仰謝。而行事臨迫。滚攘殊甚。未遂一晉之誠。悵缺之懷。河海反淺。茲使幙賓金五衛將替別。還切歉味。惟祝起居。歲時錦重。不備。

惠示瓊韻。三復詠誦。而藏行篋中。若有詞伯之思。則歸路亦當披玩而慰此心耳。

小芸以八月廿四日發東萊。使人往餞。乃有此寄。

千里之別。奄忽在今日。天非其天歟。何使我故人相違

格調高渾

睽也。仰祈自愛自玉。永以爲好矣。小詩寄懷。庶幾有以慰羈旅耳。自此各在天一方。所憑雁魚通信。不敢睽金諾。金綺秀、及李庸肅、安光默諸公。弟曾相識也。數欲裁書。而至今不能。還京幸爲煩一語。握手無期。別意有餘。又賦一詩爲送。惟貴下知弟意也。不一。

京洛北連層壁垠。青雲遙望紫微新。斷猿、孤月、殊邦客。又、向、天、涯、送、故、人。

八月廿六日。接小芸在途所答書。

即拜委函於十里出境。忙手奉玩。極情摯。而方至新伯変符。未能從容謝唔。豈勝悵恨。惟望對時錦重。姑

不備。

諸處俯訊。當一々致意。以此俯諒焉。

與玄遲雲 九月五日

洪祐昌解任。尹致和代爲府伯。俱在八月廿四日內。而尹氏不曾通姓名於我。九月四日卒然致公書。言漂民之事。聞前別差玄濟舜者。亦以內稗將。屬尹氏來。濟舜與余相識有年。而今又無有其報意者是訛傳也。及九月一日。吉副某至東萊賀國君誕辰。濟舜卒然聞之。以帶余書否。越五日。遂與斯書。其意不獨在濟舜也。

一責一解情意委曲

漢城拜別。荏苒一周年。山阻海隔。無由接音耗。居常勞念。語人曰。遲雲玄君今爲何狀乎。忽有人傳言。遲雲子頃者從尹府伯來。現在東萊。余初聞而未輕信。再聞而信疑相半。日昨聞吉副某親面足下。而後始信不疑。竊賀其無恙之外。恨無一語見及。使余徒疑也。夫東萊釜山。咫尺眉睫之間耳。非如異時動輒隔千里也。且兩國人民之相往來。亦非如昔日置守設二門之時也。氣脉疏通。彼我相忘。謳歌盛德。表章親睦。而足下之來。在數日前。縱令僕未嘗知。足下早旣前知之。而却訝僕之不致書問。欿然若不慊。悄乎若有責。以余觀之。此所謂放

飯流啜。問無齒决也。余與足下主客地殊。主先知之不訊焉。而責客之無禮。天下豈有是逆施例行哉。顧相愛之餘。偶及于此。不足深相咎耳。前府伯洪公。料旣達京城矣。其在任之日。友誼尤渥。別後無日不囘想。時出曾所唱和篇什自慰也。後伯尹公雖未得相見。想必不日得歡好猶舊伯也。更爲先致此意。交際雖舊。其約維新。自是憧憧往來。以副兩國盛意也。則是書讀了火焉。不一。

玄遲雲答書 九月廿四日

昨夏拚別。殆若夢境。曠詠之懷。靡日不憧々。即承先

施惠翰。感荷々々。矧審際茲公起居清勝。仰慰區々。實愜願聞。僕意褊作此行。餘憊未祛。兼有身恙。荏苒到此。未探一候。其於戀々之地。寔庸所悵。書畫一封伴呈。哂領如何如何。餘惟希隨序珍重。不備。

洪小芸還京復命後所寄書。十月十五日

同國幷世。聞名而不見者有之。況越疆人乎。僕既聞足下名。見足下之面。又與之翰墨遊。何古之難之。今之易邪。昔百濟王送五經於和國。儒風菀士滿霧。如玉水翁者出。今日貴邦學玉水翁者幾人。如足下者幾人。足下文章體裁法五經。雅麗倣中華。不問可知

爲玉水翁私淑也。我國箕子舊邦。古稱小中華。其文五經。其人中華。故見文之知其經。見人之知其華。僕所以一見足下詡之。文以其所尙者同所好者也。足下旣名於國。出境遠遊。高山大海。修竹挺松。風韻逸響。輸括唫哷。歸以告一國之士。則亦可謂不讓於玉水翁也。伏惟關樹秋涼。旅居百福。僕返命脩門。猥忝恩資。感愧寔深。自從別後。東雲杳茫。顒々一注。或有夢際之相尋。想一般懷也。時因西風。幸惠德音。統希照亮。不備。

朝鮮 歸好餘錄卷之二終

朝鮮歸好餘錄卷之三

東嶽石幡貞著

漢城載筆

明治十年十月四日。代理公使花房君來釜山。駕軍艦高雄號、將赴漢城議事。聞長崎地方虎狼痢病流行。病性尤劇。感觸者。吐瀉二三回即殪。藥餌無効。比往年加劇。傳染諸港。衛生局出示豫防方法。船舶出入。醫員臨視。審無病客。而後准其上陸。公使之發長崎。亦有感觸者。與艦長杉少佐謀。繫泊絶影島東。輕舸上陸。薫硫黄注石炭酸。而後敢接人。管理官與大軍醫。設避病方法。以夜繼

日。乃建茅屋一所於絶影島。遣飛艔載病客。泊薩摩壕。在絶影島西島津氏所穿云、四日至六日。死者二人。一葬於館後。一火葬島中。艦長又報曰。繼死者二人。居留人傳聞。無不震慴。於是艦長決意回航長崎。痛滌艦身。掃除病氣。當經二週日再來。公使可之。七日拂曉起錨。豫防得方。幸餘氛不及陸上。然朝鮮人稍々漏聞懼甚。郵船浪花號過期不來。皆謂得無虎狼痢爲碍乎。廿九日僚友副田宕坡作船不來一篇。乃用其韻。作虎狼痢來。

軍艦來虎狼來。極力扼吭海水涯。虎狼瘟人最慘刻。爪牙觸處不可醫。嘻嘻乎狼吼虎怒頃刻瀰天降毒

岡鹿門評。蓋師鬼上官、驅八道猛虎、以策帶礪方法。

雨。乍侵九竅入五内。柔見茹兮剛不吐。蜀帝啼血夜月昏。寃族吞恨紫海瀾。無乃西南怨氣結。虎狼野心未全鎖。小臣思之心菀結。前門後門走路絶。虎也狼也術何神。無形無跡使人蹶。公使來虎狼可遣。嚴令鎖港蹤乃遠。横路虎狼非所懼。所懼使命爲是晩。漢城邈矣漢江寒。皇國南望路漫々。安、得、世、間、虎、狼、絶、。帶、礪、交、好、萬、斯、年、。

十月三十日。高雄艦歸報曰。病氛漸滅。無復可虞。公使乃期十一月三日發軔。有命隨行。三日午前十時起錨。得一詩。

岡鹿門評。此放翁不許今年頭不白者。

萬里宦游猶未休。幾回裘葛伴羈愁。輪船一蹴疾飛隼。重、向、重、溟、指、白、頭。白頭山在韓滿交界處

四日午前十時。至所安島下錨。島與甫吉路次二島鼎峙。爲一大灣。船艦繫泊甚便。但島上寥落。無可取水炭爲憾。昨年我大臣船艦寄泊此灣。韓人以爲大事作矣。男女駭奔。諸員務招徠濟用。而終不能焉。有詩。

紅、楓、碧、樹、倚、山、根。潮、落、依、稀、見、竇、門。下艇村墟沽酒去。岸沙誰認昨年痕。

七日午前六時發所安。十二時向珍島海峽。至馬路島前洋投錨。下艇測量。方暮忽聞鉦笳喧聒。海南縣監金

演奎來勞也。以日暮辭之。九日再來。乃延之艦內。供酒菓。公使問曰。據所聞。貴國民仰我米麥。得達麥秋者甚衆。貴縣亦然否。曰然。未詳其多少。且今年亦不稔。僕辱任地方。而納民溝壑。唯有辭職耳。翌日又來。問所管地廣狹民口多少。曰地方百里。（我方十里計。）兵額千三百人。民口四千七百餘。而本年饑死三千餘人。不肖承乏牧民。何面對世人。語了悄然。導之縱覽艦內。駭曰。神船也。少焉辭去。余與大井住永二子。訪其寓答謝。寓舍矮小陋窶。殆不能屈伸。只具鹵簿跟隨甚多。有詩。

荒餘民戶釜生塵。奔走猶招醉尉嗔。青蓋紅旗高出

屋、茀、簷、先、表、住、官、人。

十日午後七時。小汽船還曰諸處不適開港。但海圖所未曾載者。至是始得詳覈。其有益于航客不淺少也。據八域志。自海南縣三州院。巖石渡海至珍島郡。水路三十里。有碧波亭。水中巖石橫亘如梁。梁上梁下絕如階級。海水至此東趍。西北爲瀑甚急。壬辰之役。倭僧玄蘇至平壤。抵書義州行在所曰。水軍三萬從西海來。水陸並進。天王龍馭自此何之。李舜臣乃奏。海上橫亘鐵鎖。倭船過石梁。且水勢近梁益急。不可回船。五百餘艘一時全沒。隻甲不遺。所謂石梁。余雖未親睹。據所聞考之。

猶江華孫突項耳。石脈障潮汐。激而拋之。雖則險未必如記中所述。況五百餘艘隻甲不遺。是屬孟浪壽張。顧當時韓人恇怯。每戰破敗。適得此一勝。乃以揑報貪功。不足怪耳。懲毖錄曰。賊將馬多（馬多謂管正陰。正陰通稱又四郎。韓人呼爲馬多。）率船二百餘隻。欲犯西海。統制使李舜臣破之珍島碧波亭。與八域志不合。八域志朝鮮青華山人所著。碧波亭。珍島東北一村落之名。有詩。

石梁何處設環釘。冒險孤軍海氣腥。一勝偶然眞不幸。寒烟長鎖碧波亭。

十二日午前六時。發馬路島。採扶安沃溝。此夜風雨驟

至。洪濤洶湧。咫尺難辨。終不果往。十四日午前五時。轉到寶島下錨。十五日午前十時。又進向南陽灣。至水源浦口下錨。公使偉人報南陽府使曰。將陸路入京。余過此灣數回。而島嶼碁峙。水路欲窮又開。不能一認識。唯遙見三角山於空際縹渺之間。山爲漢城鎭。其高可知。有詩。

鼇背神遊幾往還。茅岡依舊俯晴灣。氣凌群島意先到。天末依稀三角山。

十七日詰朝。又下脚艇探灣口。遂至古温浦。要浦民而還。問之以海灣暗礁。及到京陸路所由。皆莫知也。唯言

市川寬齋輩。有此樣詩。而未如斯篇之記實際。

道多虎害。不可獨行。頃者有一婦爲虎所食。纔餘頭顱手足耳。蓋朝鮮國內商旅不行。游客至少。民唯知其閭巷間事而已。以故道路荒蕪。榛荆沒人。古温浦距漢城數里。而猶不免虎患。況於邊陲遠隔之地乎。昔者豐公欲得虎肉爲藥餌。命在韓諸將致之。島津義弘獵獲以獻。（野史）當時我諸將視虎猶猫。惜不能使之掃除八道永無虎患也。有詩。

破驛寥々欲問津。京畿道路半荆榛。腥風捲地陰雲
暗。昨夜前村虎食人。

十九日午前五時。發古温浦。（陸行議止）十二時至濟物浦而

泊。與永宗城相距數里。明治八年九月。我雲楊艦過此。爲砲臺所擊。即進入陷之。明年二月我大臣莅盟。聞之島地斥鹵。城市經兵燹。不復修理。居民漸減。今纔存十一戸。仁川府使李南軾來勞。此夜月明無一點纖翳。散步甲板上。口占一詩。

霜後荒城凋野蔬。黄沙漠々井烟疎。永宗島外當時月。無復微雲汚大虛。

廿一日。永宗僉使某遣船五隻來。乃搭載行李。運之楊花津。大井住永二千監焉。公使將以廿三日赴京。雨不果。議曰。自此到通津海峽八里餘。有孫突項之險。過津

與瞿唐艷預頗須文。亦似讀范記。

以往。可充旅館者。不過郡府衙門數所。不如早發乘進潮。以投金浦郡署。議定。廿四日午前一時。告別艦內諸士。小汽船發濟物浦。四時過孫突項。潮水瀰漫。不覺爲湍險。余數過此灘。未嘗有如今日平且穩。蓋釋迦峯石脉連江華島。漢江水勢與北海潮汐。（此處潮汐干滿特甚。及二十餘尺。）至北一束。峽狀如門。直上衝天。潮過其間。洶湧盤渦。不得速出。飛湍噴雪。聲如雷霆。岩石共走。汽船猶鷁退。不得進。且暗礁林立。利同劔鋩。船客舟楫破碎淪溺者。無歲無之。稱爲天險。不誣也。或曰。朝鮮國太祖。曾御船過此。舟子交諫。不可。有孫某者。自斷其手而進。太祖櫂。既

岡鹿門評。此極有卓識之語。

而得候潮無事濟之。所以有孫突之名。壁上列置砲臺。特極宏壯。漸過灘頭。則水平波恬。一睹蒼然。壁壘如虹。遙繞江岸。傍壘而泝者二三里。東方既白。小憩控海樓（與江華鎮海門。爲犄角狀。）下民家。人馬絡繹。雜沓特甚。通津府使及延接差備官等來迎。儀同昨年。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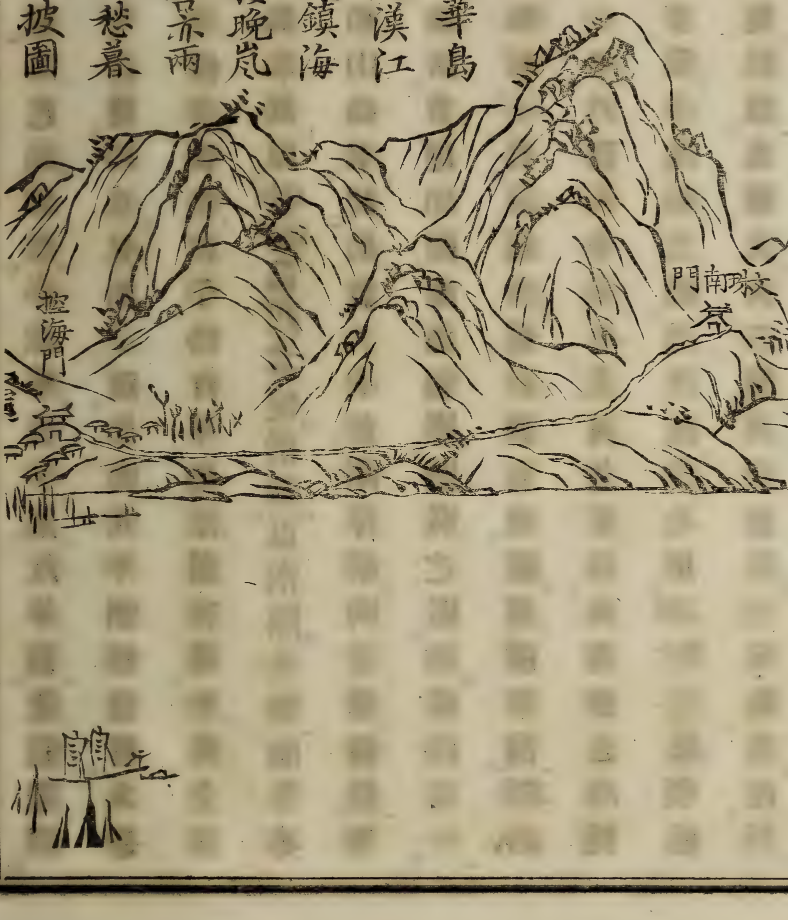
捲雪驚濤轉楫遲。憶曾奇險始航時。人生禍福同潮汐。過了灘頭總不知。

午前七時發控海門。門在文珠山下。俯瞰海峽。若渴虹呑江。漕船賈舶。旁午其下。爲漢城咽喉要阨之地。且對岸江華島。是國王墳廟所在。重地可知矣。清太宗之征

朝鮮也。師已逼國都。李倧挈妻子。逃江華島。遣使謝罪。
清使者莅盟。約爲兄弟之國。崇德元年朝鮮復背。太宗
親征。李倧倉黃徙妻子於江華島。諸道奔潰。李倧上書
乞成。奏奉稱臣。（江華府誌）島西北繞渤海。東南隔大陸。險要亦
可知。項山島至此。約我六七里。兩岸築胸壁。備熕礮者
五十余所。首尾相後。曲折相應。防虞之嚴。稱國內第一。
以此瑣瑣一島。國議所係。和戰立決。據朝鮮事情。（佛人某著）
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九月廿五日。佛蘭西水師提
督羅舌。乘小汽船二艘。泝漢江六七里。（我十三里）見朝鮮
兵船扼狹隘。直擊沈其二船。過之更見一砲臺發砲。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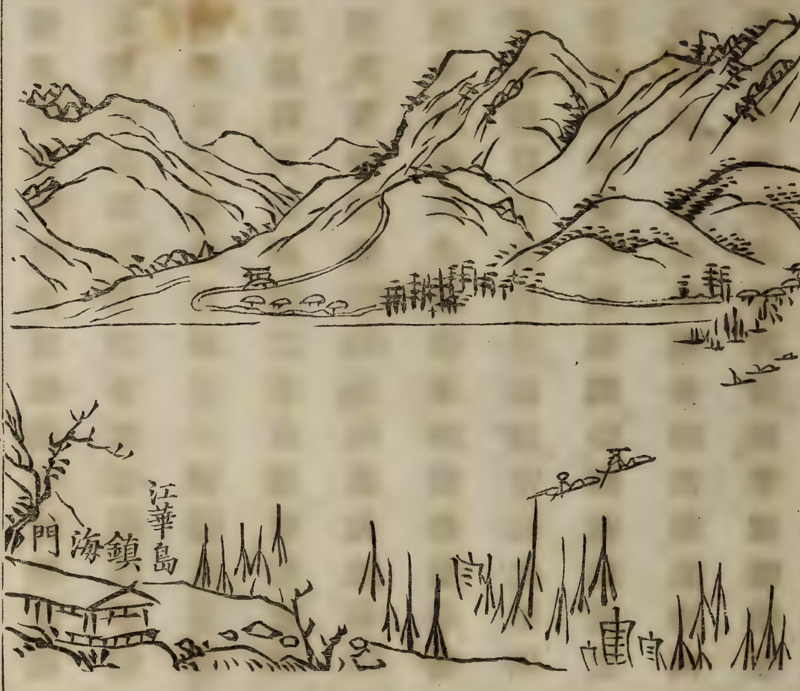
通津圖

文珠山高疊翠巒江華島
大當急灘急瀨便是漢江
委濁流注海多狂瀾鎮海
控海挾江立江雲擁樓晚嵐
瀛佛軍昔向此門寇吾亦兩
回曾出入前時江天愁暮
雪後時海溢若炎熱披圖



重憶當日事江山慘憺旅恨結吁嗟朝鮮方今一桃源今日何日胡觖恃嶮終閑門漁郎向來期豈遠此地況是稱通津告汝注意善交鄰原是同根稱朱陳外侮同禦兄弟親勿使箕子遺封數千里縱橫碧眼紅髯人

鴨北陳人



亂射石榴彈。彼怖不敢復發。直入京城。留一日。測量地勢而退。又據佛人理傳留所記。十月十五日陷江華城。獲弓箭、刀劍、甲冑、銃砲、火藥、麻布、銅鉢、一切器具、書籍、及錠銀十八萬不關禺。乃發兵百二十人進京。殺敵一二人。我兵死者三人。及普賢堂在文珠山後戰敗。火江華府棄而還。千八百七十七年六月。米國水師提督羅是留須。亦進陷府城。則朝鮮政府前後受懲創。常在此地。而昨年我兩大臣之來。旌旗蔽空。艋艟蹴浪。兩國和戰之機。未易逆料。當時余賦一律云。風拂釜山雨浪連渤海雲。聊致奉公力。安要不世勳。八年諄諭理。千里嚇移軍。

觸處寓慨

使命若無就。誰艸册封文。追憶如昨。不圖今日詩筆之獨策勳也。有詩。

憶昨日旗閃渡頭。狼烟今不戒邊陬。一望危堞連雲處。牽起詩情上海樓。

延接差備官等百餘人。具轎馬戒器仗以待。臨發囉叭笳笛。旗槍森列。舁夫時放聲吶道。山谷相答。儀擬監司云。一里許憩通律府廳。府使誠慤人也。款遇藹然。不置藩垓。時道昨年情況。辭氣悃愊。午前十一時辭出。東南行田野稍闢。岡巒起伏之間。往往見村落。皆寒陋。夾道山骨呈露。不殖草木。田地雖磽瘠。功力猶可施。距府門


到漢城沿

途村落圖



服白人如鷺地
壠山骨堆夕陽
村市罷百貨載
頭回

九皋散人題

里許。始見三角山。午後五時至金浦而宿。距通津府三里餘。郡守治焉。大書扁曰金陵衙門。規模壯宏。勝于通津陽川諸府署。郡有寢陵。國君以時致祭。此署尤行殿。故特致土木之美云。郡守尚氣疎敖。臨下刻勵。事多疎滯。廿五日午前五時發程。時濃霧一抹。咫尺不辨。唯見舁夫擁輿前耳。有詩。

朝發金陵宿霧連。冷然疑是御風仙。紫微天外應非遠。鳴道聲從空際傳。

午前九時至陽川府。扁曰巴陵衙門。饗膳如例。府廳結構。不及金浦。府使温温謹厚人也。辭出。一里餘出漢江。

此行最得意處故筆亦暢達

壬辰役五月二日夜行長義智先衆騎而涉此川遂到京城及其許和撤兵成龍如栢發軍追躡出江上軍半濟忽稱足疾乘轎還城天爲漢城設此江而不能救其破敗信哉在德不在險也江廣二百餘間爲近畿巨浸渡口兩岸石壁崛起如互迎揖正面望三角山之巍巍接天右眄水波瀰漫灣曲遙見一村里掩映乎枯蒲翠松之間矚目敞濶津頭吏民數百人艤舟以待閙雜殊甚北岸名楊花津有鎭戶口僅少船舶頗多明董越朝鮮賦曰畿內之景漢江爲最樓高擬雲水碧浮鏡渡有楊花物亦繁盛萃八道之運餉爲一國之襟領是也有

詩。

兩邦交道未全淳。奔走不勝衣上塵。客夢杳然身萬里。漢江又作問津人。

午後四時達漢城。以淸水館充旅寓。在崇禮門外。按漢城古朝鮮馬韓之域。北鎭華山。（一名三角山）有龍盤虎踞之勢。南以漢江爲襟帶。左控關嶺。右環渤海。百濟中葉都于此。未幾播遷南土。高麗肅宗雖置南京。有時來巡而已。（東國輿地勝覽）館昨年理事官所舍。地名盤松洞。門外有淸泉。噴流爲池。池方百餘間。淺淤壞圮。館内正面曰西爽軒。公使館焉。左爲天然亭。右有四宇。隨員及差備官通

岡千仞評猶是三百篇遺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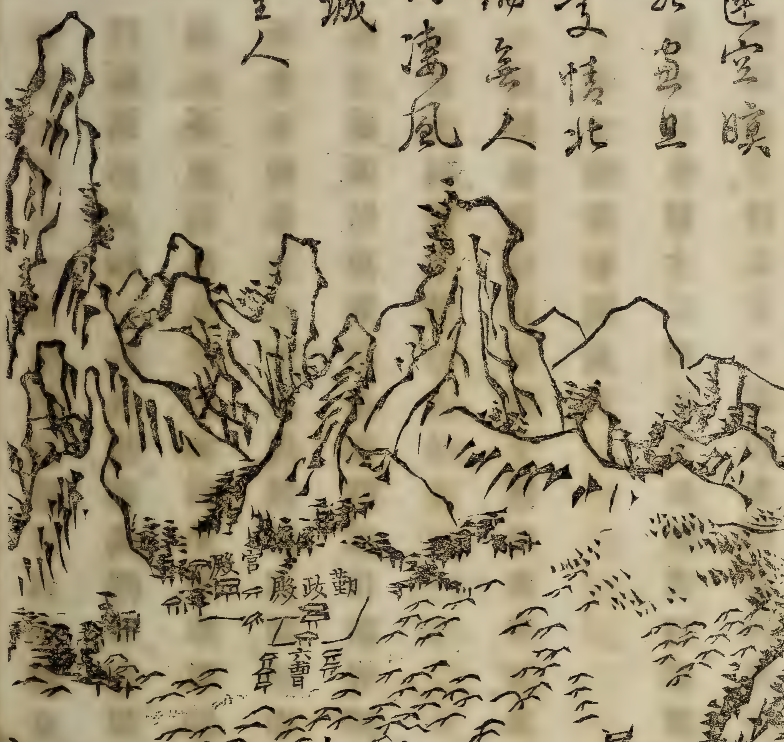
事舍之背後一樹曰清遠閣。可以供遊息。地接市街。而門墻圍劃。臭穢不接耳目。稍爲灑脫。但屋宇狹小。各房離立。不便執事。且京地氣候不平。昨夏熱及百度以上。而今年則低下二十三度。盥嗽之間。手巾結氷。公餘無以可遣悶。時或登清遠閣。曠然自放。會砧聲四起。使人復悽然起懷。有詩。

停鍼休訝信書稀。月下霜砧催早歸。萬里愆期人益遠。一燈寒影製兒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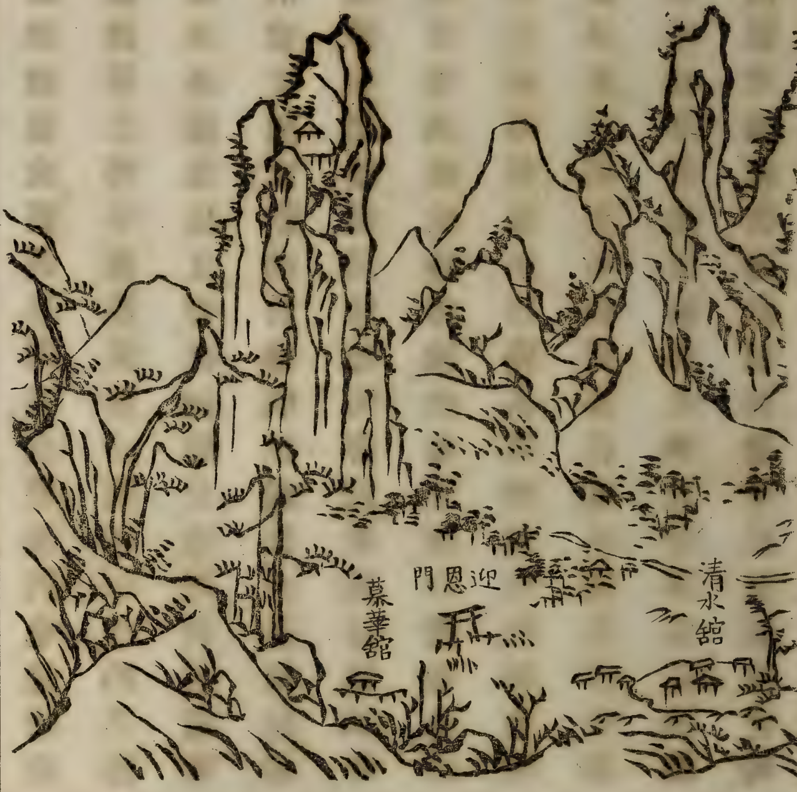
廿七日午前十二時。公使以隨員造禮曹衙門。過崇禮門。地稍下。行二十丁許。左折則正面見一大門。内爲王

疊嶂連空暝
色横家盡里
引杞憂情北
門鎖鑰無人
問謾雨濤風
滿漢城

晚雲主人



漢城圖



官及勤政殿。殿前夾廣衢聳起者。六曹衙門也。禮曹在左行。公使於第二門下轎。隨員第一門前下步。均入郎署。待報。報至。公使先出上曹。從延隨員。禮曹判書趙寧夏、議政府堂上趙寅熙、禮曹參判洪祐昌、李在敬出接。坐定行宴享。有舞樂。儀同昨年司譯院。此間僕隸兵卒。坌入庭內。千百爲郡。喧嘩行歐。殆無定紀。一面逐去。三面補缺。或穴紙障。攀庭樹。曰倭人亦解飲矣。曰擧匕矣。堂堂官衙。不異劇場。失敬隣國亦已甚。公使色不平。以詰判書。判書殆不堪座。至躬親起制之。禮畢將出。尿溺爲川。浸門闌者數條。皆掩鼻目而過。十二月辭別之時。

猶加劇一層。判書報然謝公使云。橫乎慢乎。其所以至此者。不知何故。昨年沿途市鄽。一時牢鎖門戶。不縱人民出觀。且到處配布邏卒。街衢寂然。如無人境。臨歸照會弛其禁。果見擾雜。此行公使亦論鎖閉之非。故所過士女安堵。而終又致萬衆爭觀。牽衣撩髮。繼之有嘲嘈指笑者。護衛卒伍。極力攘之。棍杖打人。如驅犬羊。聽其譁諍之語。衛卒皆藉以報其平日宿怨。故另有差備官通事數人。騎馬縱橫扞其私鬧。而猶不能開路。於是判書特爲發近衛士官送之。有詩。

深院紛々雪未收。飛來狼藉壓檐稠。簾風一陣冬無

力。要拂玉塵不自由。

國俗猜忌。不縱他邦人散行。雖清國使節亦然。(清國使節之來。每舍慕華館。然其不來既久。館亦漸荒廢。明治六年六月。我大臣在清國。使某問彼總理大臣曰。朝鮮介立貴國與我邦之間。往來兩國亦已久。聞在貴國稱屬國。則其政教禁令。貴國所關與乎。曰唯依舊存冊封獻貢例耳。然則若和戰權利。任其國自主歟。曰然。此則所以我廟議看做自主獨立。約行對等之禮。其公明正大。誼包天地。無愧古今者。可以見。而彼之疑懼猜忌。猶未敢自安者。其果何心哉。)昨年理事官駐京間。隨員得游步者。不過藥水射的場關王廟等僅僅數所。皆在城外。自非公見。不得入城門。京城凡八門。正南曰崇禮。(壬辰之役。小早川隆景守之。)正北曰肅清。正東曰興仁。(淺野長政守之。)正西曰敦義。東北曰惠化。西北曰彰義。東南曰光熙。西南曰昭義。城

壁倚山築之。四傍聳峙。而凹其中央。恰若擂盆然。內廣不及我一里。市街櫛比。檐牙逼迫。車可方軌者。除四大路之外。不多見。王宮據三角山裾。歷々可俯瞰。商貨亦甚寥々。國尙古樸故然。或曰壬辰兵後。終不復舊。然京爲八道首府。政教所出。物貨所湊。豈無可一物聳觀聽資博物者。而不得散行縱觀。但遊步地界。比昨年稍廣。至如南廟（祀關羽）東廟（祀孔子）製紙場新寺等數所。每出遊。差備官通事以下兵卒數十人左右之。不得任意探討。是爲可憾耳。

山村過雨逗烟塵。時有黃鸝晚報春。尨也、無情眠半、

覺隔墻猶吠間花人。

廿八日。我海軍士官。遊觀樂水金溪洞諸地。途中有擲石爲妨過者。官吏捕其人。來我館門外。鞭捶示衆。公使聞哀號聲。趨出止之。

悲風肅殺欲呑聲。杖下忍聞泣老傖。偏有主人能愛客。門前百戲亦留情。

館內雇役人民。稱曰房守軍。軍猶丁。三日交代。使之買物。爲其所利者三居一。使之配膳。差潛攫飯傾瓶。叱之夷然如不經意者。低聲請曰。卑人不食數日。願賜之。每禮曹宴享禮了。有許多餽饋。房守守戶不去。俟我下箸。

以不適口撤去。渠輒驚喜。飲啖立盡。或曰朝鮮人貪饞。
此其所以多饑也歟。

饕餮充滿竭民脂。天上猶仍守舊儀。攫去不知儂血
肉。交稱鼎味有餘滋。

十二月十七日。我武官二人生徒一人。往竭東廟。便路
擬過城內。到東大門。門候誰何。急鎖戶扃。論爭至暮。飛
使往復。城內外一時騷然。適公使訪伴接官。燕見相歡。
聞之切論。求飭門吏。速放三人還。又急作書。直報禮曹
判書。時既入夜。館伴諸小吏。口耳相屬。皆謂大事起矣。
伴接官亦謂不能保首領。乞哀不已。且請令之原路歸

館。公使不可往復數回。終夜不變睫。其明三人歸曰。昨夜宿東大門外民家。今朝待門開。過六曹前大路。無復有爲障碍者。叩一鄽。購得烟函印箱諸器。蓋我邦人非因公事。經過城內者。此爲始。或曰。大院君聞此事。急召有司曰。日本人過城內。於事何害。故得無事歸館。昔者行長義智之到京城。門牢鎖不得入。木戶作右衛門脫銃架衝門扉。扉開。城中寂無一人。四日三路兵皆入京城。即此門也。余笑曰。賢哉門候。善諳故事矣。但不知時不可耳。

歷劫了來前世因。笑看風鶴遽乘闉。能諳故事徒爲

耳。不是當時排闥人。

公事未易遽了局。而時迫歲晩。遂以午前五時發清水館。出街天漸曙。行色全同來時。京官送者數人。至楊花鎮。而別時霜沍已甚。漢江舟中。風寒特栗烈。一行對面寂無語。憩陽川府。府使例出供盤飧。辭之不得。又不欲食。乃出所齎麪包以療飢。將舉供膳惠轎夫。忽見一羣兵吏來集。喧嘩搶奪。一盤頓盡。府使及屬官。注視不敢制。轎夫束手茫然。於是某某等戲設一策。畫地令衆勿入。騈立轎夫於外。列膳在中。令曰。舉右手則座皆屏息聽命。左手纔舉。四方欄入。恰是蟻群投骨。或出跨間。或

伸臂攫取。踏者壓者。旋取旋失者。一行爲之哄然。午後
八時達通津。
逐臭蠅々酒肉堆。拜跪唯命弄泥孩。猶甘階下嗟來
食。三日斷烟應慕來。
二十三日。午前六時。發通津。至控海門。海軍士官艤小
汽船以待。以潮水滿溢。孫突灘不足虞。乃急上船。午後
三時還月尾島。後發之官僚及小廝。越廿五日盡歸。曰
漢江氷厚數寸。楊花津路絶。聞嚴寒之候。諸津不復須
舟。人在氷上往來。余始聞疑之。今果信矣。
輿馬成行旗幾雙。應知渡口苦行艘。胡笳先送日南

使。天遣層氷鎖漢江。

廿七日午前六時。發濟物浦至豐島。取淡水。廿八日午前六時。起錨。三十日午後三時還釜山港。港口市街雖屬修整。竟不過寥寥一村落。而忽自漢城還。耳目頓改。如入仙境。此行往來五十七日。

莫怪舷頭數回首。閱來城市盡荒殘。寥寥部落本邦樣。却作玉樓金殿看。

韓地荒殘可想

朝鮮歸好餘錄卷之三終